

【原乡切片】

# 沂山览胜话古今

□冯伟山

沂山，位于临朐县，是泰沂山脉东部的主峰，有“东泰山”之称。

沂山脚下的东镇庙历史久远，据《汉书》记载：西汉太初三年，武帝去泰山封禅时被“东泰山”的大名吸引，曾想来此封禅，后因其他原因只好作罢，就让祠官在山顶建了一座泰山祠，代他祭祀。自此，沂山香火日盛。

东镇庙的名气与日俱增，久而久之，就留下了大量官员及文人墨客的碑碣，遍布庙院内外，从矗如林。据统计，东镇庙前有大小碑碣360余方，形式各异，蔚为壮观。其中，光御制碑文就有40余幢。如清康熙手书“灵气所钟”御碑、清乾隆亲笔“大东陪岳”御碑等，都是历代碑刻中的精品。这些碑刻，不光内容文采灼灼，书丹精湛，更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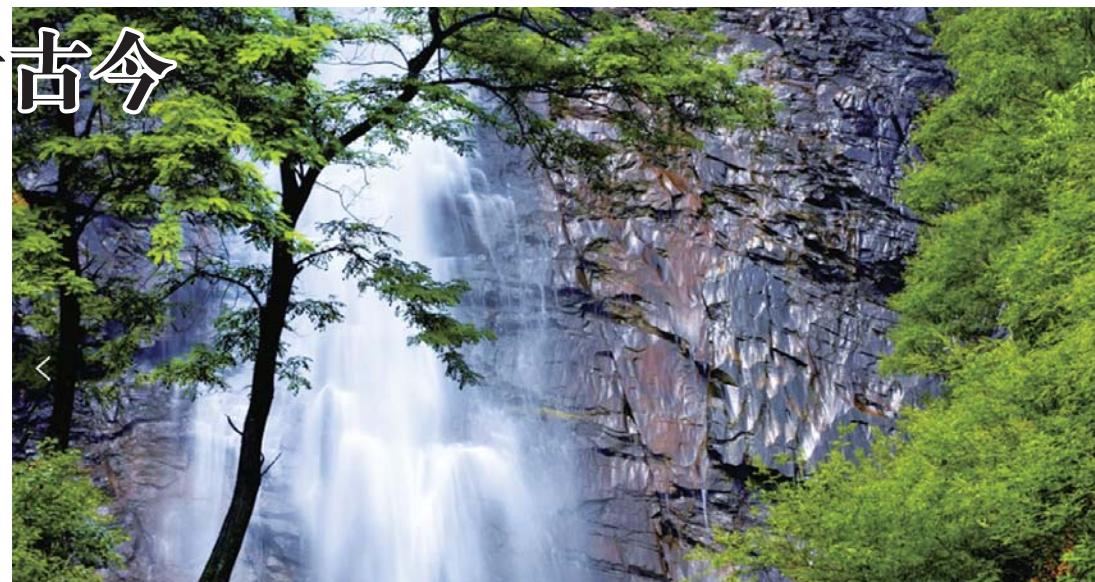
可惜，被称为“东镇碑林”的数百幢碑刻，在历史长河中损失颇多。这些看似普通的石碑，每一方都是一位亲历者，它们是故事的讲述人，也是事件的见证人。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在石碑上得以呈现，也有一些历史谜团在石碑上得以破解。后政府拨专款对东镇碑林进行挖掘、考察和修复，得到了很好的恢复。而重建的东镇庙飞檐走壁，画栋雕梁，较之从前，其规模更大，结构更巧，做工

更细，气势更峻，以阔大襟迎接着八方游客。

好在东镇庙里的古树犹存，唐朝的槐树、宋元的柏树和银杏树，无不枝繁叶茂，枝干直插云天。它们阅尽了人间悲喜，也经历了风雨雷电的万般洗礼，如今苍翠欲滴，蓬蓬勃勃，给东镇庙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从东镇庙上行西北2公里，就是百丈瀑布。走在曲折的石径上，时时被两旁的石壁、树木所吸引。各种杂树枝条或抱团取暖，或旁逸斜出，无不欣欣然，焕发出盎然的生机，让与它擦肩而过的游人也心生感慨。满目葱茏处，有零零散散裸露的石壁，那是黛青色的泰山石，纹理清晰，可以窥见它们不经意间组成的各种图案和景观，那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让人称绝。

石壁上有多处题刻，其中两处是吟咏百丈瀑布的。一首是明朝宣德年有“江北第一状元”之称的马愈所写《游沂山百丈崖》。另一首是明朝隆庆年吕三才所写《题沂山瀑布泉》。两首诗的作者都是临朐本地人，一为宣德年状元，一为隆庆年进士出身，尽管时间上相隔百余年，但在当时都是满腹才华的廉吏，颇受百姓爱戴。两首诗的题刻，前楷后隶，风格鲜明，力透石壁。诗作内容虽皆为歌咏百丈瀑布，却以境寓情，各怀气



象。数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物是人非，让人生发古人之幽思。

至石径尽头左拐，瀑布就挂前方。远望如一白练扑天垂落，风吹处微微斜逸，水雾如烟。至前，瀑布落地有声，虽不震耳，但足以荡涤心中的沉闷和身上的疲劳。百丈崖绝壁如削，高冷凌峻。雨季，山泉激流在崖顶奔腾而下，形成飞瀑。百丈崖瀑布分三叠，前两叠较为舒缓，自上而下流至第三叠陡然大变，垂直而泄，像天河倒灌，蔚为壮观。

乘缆车去玉皇顶别有一番情致。临窗远眺，满眼是绿，一层层，一片片，那些沟沟坎坎，高峰缓坡，都被绿色填平了，漫无边际，自己感觉就是一只从天空飞过的小小鸟。低头向下直视，竟看得见

密林中的小溪顺流而下，曲曲弯弯，上面漂着少许的落叶，是那样的舒缓和惬意。树林在缓缓移动，大树下面是小树，小树下面是灌木，灌木下面是野草，密密麻麻，都占据着自己的空间，长得满满当当。目之所及，无边的林海太丰茂了，到处充溢着厚厚的绿意。

从缆车下来，向北不远便是玉皇顶。顶上建有玉皇阁，高大挺拔，斗拱层叠，牙檐翘出，美观大方，完美体现了古代建筑的精致和沉稳。玉皇阁内供奉着玉皇大帝神像，他的形象，融合了道、佛及民间传说等因素，形态威严，栩栩如生。阁前一左一右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，各二层，面积不大，但沉稳大气。

玉皇阁外西南角有一大石，

上书“灵气所钟”，是东镇庙康熙御碑的复刻，下笔稳健，结构大方，气息衔接舒缓，宽厚而内敛，意思是所有的灵气都汇聚于此。的确，玉皇顶是沂山的灵魂所在。春风，夏雨，秋霜，冬雪，在四季中坚守，和山同在。春耕，夏种，秋收，冬藏，在一年中呈现。

玉皇顶是沂山的最高峰，站在那里极目远眺，群山如黛，层林尽染，有村落点缀其中，红瓦屋顶如四月的桃花，在万顷绿色中格外惹眼，让人神往。

沂山，是汶、沐、弥、沂四河之发源地。四河承载了各自的使命，各有所归，浩浩汤汤，奔腾向前，流淌数千年而不衰。沂山以阔大的胸怀和丰蕴的内涵，孕育了四条河流，哺育了万千生灵。

## 家乡灰豆腐

□董国宾

在外地辗转久了，常常相望家乡。相望家乡的山冈、草绿，相望家乡的水车、石磨。乡土风味灰豆腐因而从走过的时间长河闪回到眼前。遥远的记忆里，那是嵌在时光中的一粒珠，燃烧了乡亲们泥土味的日子。

家乡做灰豆腐的习俗沿袭已久，外地很多地方却不知其味。这独特的灰豆腐，年复一年地诉说着独属家乡的真情故事。

在家乡农村，人们会在空闲地里种上大豆，采收后拿出来晾晒、挑拣，选出好的豆子来做豆腐。做灰豆腐的主要原料是鲜豆腐和草木灰，其制作过程谈不上复杂，但每一道工序都满含农民的实践和智慧。

因为鲜豆腐水分大，细致的人家会先把豆腐入蒸锅蒸一下，缩去豆腐中的水分。待蒸好的豆腐冷却，再切成2-3厘米厚、长10厘米的长方块，然后放入一个敞口盆子。接下来往盆中撒一层草木灰，放一层切好的豆腐块，一层层循环下去。隔上几个小时将豆腐块取出，清理掉湿灰，重新换一次干灰，如此数次反复，豆腐水分被草木灰吸净，变得又黑又硬，灰豆腐原料也就差不多告成。最后从盆中取出，冲洗干净，豆腐干就变成灰黄的颜色。农家拿来做菜，炒着吃，拌着吃，都是乡间美味。

在满口方言的故乡，灰豆腐是一个醒目的符号。乍看，让人惊异，足以满足外地人的好奇心。其实，这

出其不意的一招一式，是家乡人来自于生活的发掘和大胆地实践。看那奇特的灰豆腐制作过程，草木灰中的微量元素渐渐渗入豆腐，不仅增加了豆腐的香味，还丰富了其营养价值。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同其他人一样，母亲将做灰豆腐视作家常。母亲做菜细致，草木灰是刚从锅底掏出来的，带有一些余热，常以樟榔枝作材烧制。作为一名农村家庭主厨，母亲自有她的一套成熟经验和做法。母亲取来浸透晾干草木灰的一块块豆腐，再进行一次细加工。她先把适量酱油倒入锅内烧热，把茴香、花椒、生姜等调料入锅烧开，迅速将灰豆腐放进去，适当时候捞出，凉透，最后一个环节把豆腐和酱油一起倒入坛内，酱油要淹没豆腐。食用时，随时把豆腐从坛中捞出，切成丝或块状入盘，调以葱丝、酱油、香油等，搅拌一下即可食用了。

灰豆腐于家乡不稀奇，但它是家乡的特色菜，宝贝菜。它的香馥和独到，家乡人爱不释口。每每有远亲及友人来我家，一向热情敦厚的母亲，总会变着花样儿做几道灰豆腐菜招待客人。他们先是惊讶于这从草木灰里扒出的豆腐，转眼又惊叹于它的满口绵香。

简简单单一盘灰豆腐，从遥远的故乡来，到将来的时光里去。它是乡亲们一辈辈的劳碌，还是娘晃动不停的影子。它更是家乡呼唤不止的语言，是我一生抹不掉的乡愁。

## 村不在大，有圣则名

□宋增芬

大家都知道一句话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，我觉得还可以再续一句：“村不在大，有圣则名”。我说的村子就是南竺院，原名南竺园，位于蒙阴县境内，该村历史悠久，唐朝时期建有南竺寺和寿圣寺，后来曾多次修缮，明朝的两代皇帝和文学家公鼐、诗人王文翰等都曾多次往返并写过著名的诗句。

在公鼐的诗词中，记录了当时的雁塔：“十二楼列开玉京，分明天上落层城”，这在高层建筑稀少的古代，该是另有一番壮美景象。明代嘉庆年间，在寿圣寺银杏树东南50米处还有一块碑碣，王文翰的《树歌行》全文刻在上面。《树歌行》是专门歌颂寿圣寺中银杏树的，石碑现在不见了，有一棵老银杏树还健在，它已经默默见证了千多年的历史和传说。

仅凭这些文人墨客的足迹和诗文佳作，南竺院已称得上是个历史名村，但它更出名的原因还不仅于此。南竺院村中有三

个高大、形状像古墓的土丘，俗称“三山子”，它们不远不近地并排着。传说有很多，最多的传说是刘洪葬在此。算圣刘洪是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人，刘洪创建的“乾象历”，为后世历法工作者所尊崇，他还发明了著名的珠算。后人为纪念他，特地在“三山子”之一的小山上修建了刘洪公园，园内有专门研究珠算的研究会和收藏的各种算盘等，山顶建有一座高塔，塔名“宏蒙”，不过，当地人喜欢称呼刘洪塔，因为刘洪名气大、印象深，也与公园两相呼应。

除了人人皆知的天文和数学贡献，刘洪的人品也广为传扬。除了从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他为人严谨，刻苦钻研，为官也很清廉。在任山东掖县侯相时，他赏罚分明，重教化，移风易俗，是一位远近闻名、很有威望和政绩的官员，官民都很敬畏和敬爱他。刘洪还非常有原则，在遇到他人进行学术争论时，他不会明哲保身，而是客观公正地发言，每每阐述观点之后，亲自研究和论证，勇于实践。他还带了很多学生，无私地传授学识和

经验，像徐岳等后来也很有建树。

关于刘洪的墓地在南竺院还是在召子官庄，这事有些争议，因为召子官庄现在还有刘洪的墓碑，已经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南竺院的后人则有刘洪相关的家谱记载和传说，都还有待于继续考证。不管怎样，这两个小村都因与算圣刘洪有关，成为让人注目的历史名村。毋庸置疑的是刘洪确实是蒙阴人，这在《后汉书》《辞海》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《山东通志》《沂州府志》《蒙阴县志》中都有记载。

“村不在大，有圣则名”，历史名人之于家乡后人，无论过去了多少年，都是无尚的荣光和精神财富。算圣刘洪已经逝去了1800多年，但他的事迹却一直在广为流传。后人们为纪念刘洪修建的刘洪公园，现在已成为旅游展览和集吃喝玩乐购一体的文化中心，除了有专门展示珠算文化和刘洪研究成果的地方，逢年过节还有很多大型文化娱乐活动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